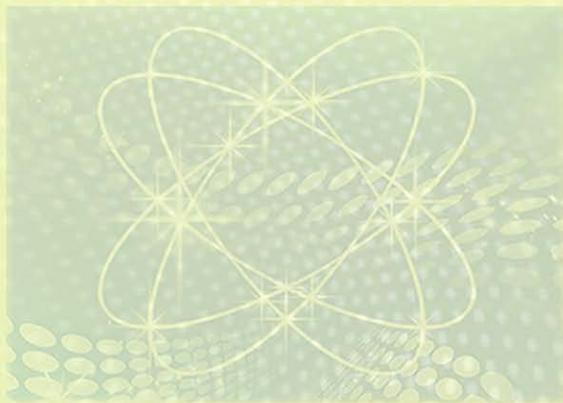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四川丛书

陈毅与四川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张继禄 周锐京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毅与四川 /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四川丛书)
ISBN 978-7-220-08385-3

I. ①陈… II. ①中… III. 陈毅 (1901~1972) —
生平事迹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7989 号

CHEN YI YU SICHUAN

陈毅与四川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张继禄 周锐京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董玲 谢雪
经典记忆
古蓉
蓝海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2mm
6
145 千
2011 年 8 月第 2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385-3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耕读传家	周锐京(1)
家 世	(1)
幼 年	(3)
成 都	(6)
转 学	(7)
“保 路”	(9)
“刷 把”	(13)
选 择	(15)
工 校	(17)
巷 战	(20)
辩 论	(22)
走出夔门	周锐京(24)
希 望	(24)
新 潮	(26)
福 音	(29)
离 别	(31)

远行	(33)
救人	(35)
择船	(36)
闯滩	(37)
过峡	(39)
回国返川	邓寿明(43)
逆水行舟	(43)
奔走重庆	(47)
辗转成都	(52)
回家过年	(55)
有缘《新蜀报》	邓寿明(59)
撰文投稿	(59)
受聘主笔	(62)
上京前后	(64)
开展兵运援北伐	魏明生(68)
八月上万州	(68)
与朱德共谋	(74)
同仇抗英帝	(80)
出任“党代表”	(84)
奔波起义中	(86)
受命赴合川	(92)
脱险出川境	(98)
家书散记	张继祿(105)
“至感亲亲骨肉念兄念弟之厚情深谊”	(105)

“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	(114)
“侄儿应到农村锻炼做到自食其力”	(121)
“我身本是四川人”	周锐京(126)
“还是家乡好呵”	(126)
“是人民的天下了”	(127)
“我们都是老乡啊”	(129)
“要更好地利用天然气”	(131)
“罗昌秀是活着的‘白毛女’”	(132)
“就想回老家到处看一看”	(136)
“别来四十年”	周锐京(138)
“啊,乐至界快到了”	(138)
“我以乐至人的身份感谢你”	(140)
“分配要坚持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	(140)
“乐至川剧团的戏演得好”	(142)
“明天我约你出去打望”	(144)
“美不美,家乡水”	(145)
“希望你们永远举红旗”	(149)
“乐至人民是有志气的”	(151)
“一定要去看看棉花王”	(155)
“众水尽朝东”	(157)
“草堂遗迹今不废”	周锐京(160)
“我辈岂作笼中鸡”	(160)
“健笔触处新诗谱”	(163)
“恶竹应须斩万竿”	(165)

“千秋公论可随时俯仰”	周锐京(167)
作报告	(167)
看球赛	(169)
赞武侯	(170)
迎宾歌	(175)
最后的岁月	张继禄(181)
修订再版说明	(185)

耕读传家

周锐京

家世

四川盆地，沃野千里，田畴交错，物产丰盈，号称“天府之国”。一般而言，这仅指成都平原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位于成都平原东部外侧、地处四川中部的乐至县，与“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却很难沾上边。这里丘陵成片，土地贫瘠，没有大的河流，十年九旱，“岁视雨而丰歉”，连饮水都非常困难。从县城往西北方向走三十里，有一个叫薛苞镇的小场镇。从薛苞镇再往西行三四里，有一个山湾，叫正沟湾。相传药师王菩萨曾在此地炼过丹，故人们又称正沟湾为药师湾。一条名为羊叉河的小河绕湾流过，尽其所能地灌溉着这里的土地。四周的林木也因有了这条小河的滋润而显得郁郁葱葱，松柏挺拔，竹林茂密。

1901年8月26日，这里的一个耕读世家中诞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陈毅。

据陈氏族谱记载，陈毅的远祖是江西泰和人，明朝永乐年间迁居湖南宣庆府新宁县。陈家入川的第一代祖爷名陈尧钦，他们兄弟三人大约在清康熙初年，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洪

流，沿着“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崎岖险路，迈着沉重的脚步，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迁至因战乱而人口锐减的四川。到四川后，好地方被别人圈占了。走到“环乐之境皆山”的乐至，老大不愿再走，于是落了户，老二、老三嫌这个地方苦，便到其他地方碰运气去了。这样，陈尧钦就成为乐至县陈家的第一辈。

从陈尧钦这位祖爷开始，陈家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排辈，并立下了“耕读传家”的规矩。尧、舜、禹三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到了“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读书应试，中了“拔贡”，也由此发了家。当时，盖了三重院落房子，拥有八百亩地，积有三千石谷子，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从此，陈家由贫农而地主，成了乐至县显赫一时的大户。

陈毅曾向其长子陈昊苏介绍过陈汤佶的一些趣事：陈汤佶这个人很悭吝。据说，他到潼川府赶考，带了一个咸鸭蛋下饭，来回一个多月还没有吃完。陈汤佶靠高利贷发家。年三十晚上，他带把刀去收账，人家不还债，他就用自刎相要挟，逼得人家不得不还。他为人处事谨小慎微，过年时家里捉了窃贼，他说是“梁上君子”，不但不打，还送其米面，放其回家，以免结仇。并立下一条家规：“抓到贼故作不认识，假意绑起来，有意绑松些，让贼自己跑掉，免得报官结仇。”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陈汤佶发家后，安于在家守业而不肯出山求官，并以在本地设馆教书为乐，晚年有时还荷锄下地。因此，陈家有所谓“耕读传家”之说。

几代以后，陈家生齿日繁，但儿孙辈多坐享其成，家道慢慢走向衰落。到了陈毅的祖父时，陈家已逐渐败落。陈毅的祖

父陈荣盛是当地的袍哥大爷，为人开明慷慨，仗义疏财。

陈毅父辈五兄弟，大伯陈昌仁主持家业，负责管家；二伯陈昌义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父亲陈昌礼排行第三，先是读书，求功名，后一直教书，当小职员。他学识渊博，琴棋书画无所不爱，家中的藏书，十分丰富。家里田地，主要靠四叔陈昌智和五叔陈昌信打理。当陈毅的哥哥出世时，家里仅余五十亩土地了。全家就靠这几十亩薄地过活，仅够温饱而已。

幼 年

陈毅出生的前一年，四川持续干旱，几个月都未下一滴雨。河水断流，土地干裂，地里的庄稼从根到梢，都成了黄色，而在叶尖，更现出焦糊的斑痕。平日丰盈的羊叉河，此时连一滴水也没有，干涸的河床不时冒出阵阵热气，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了一道一道的乌龟壳缝。人们揪心地望着天，看着地……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连树皮都被剥光了，总不能等死吧？于是，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这年岁末，陈家除留下年迈的祖父母、怀孕的母亲及两个小孩外，整个家族有二十多人逃荒到了贵州遵义。

陈毅出生的前两天是农历处暑，逃荒半年的家人刚回来不久。大旱之年，人们盼水心切，陈家更希望这刚降临人间的婴儿能给贫瘠的热土带来甘霖，便给婴儿取乳名叫“秋江”，爱称“江江”，大名则按“世”字辈起为“世俊”。陈毅对“秋江”这一乳名怀有特殊的情感。他曾用过“曲秋”的笔名，还在多篇小说中以“秋江”为男主角的名字。

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早年被送往成都读书求功名，虽一生未能中举，但在兄弟五人中也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曾在老家附近办一个小小的私塾，收几个学生教教，以解决生计。

陈毅的母亲姓黄。陈家和黄家是两代姻亲，陈毅祖父的妹妹嫁给黄家，生的女儿又回嫁给陈家，这便是陈毅的母亲黄培善。黄培善是大家闺秀，她性格刚毅，处事果断，持家教子都很有方，堪称贤妻良母。

陈毅小时长得白胖红润，聪明伶俐，很逗人喜爱，被老祖母和母亲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只有他能享受一项特殊的待遇——他玩耍饿了时，可以随时跑到老祖母那儿抓一把脆蹦蹦的沙胡豆当零食吃。几十年后，陈毅对此仍记忆犹新。他不仅对长子昊苏讲过儿时的这一趣事，还曾以沙胡豆作过生动的比喻，且比喻对象竟是令人恐怖的原子弹。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外交工作的陈毅在家乡的一次报告中，针对美苏两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诙谐幽默地说如果原子弹能像沙胡豆那样，谁都可以到店里去称二两，那么它就不稀奇了。由此可见，“沙胡豆”在陈毅的印象中是多么深刻。当然，这是后话。

幼小的陈毅尚不知愁，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没有硬性指标的读书写字外，陈毅与包括胞兄、胞弟、堂兄在内的一群小伙伴尽情嬉戏玩耍，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陈毅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同村小伙伴们都叫他“陈老五”。故乡老屋门前有一株大杨树，它成了陈毅及小伙伴的最佳游戏场所。他们经常玩“捉猫猫”。陈毅身手敏捷，只要“捉猫猫”，他便能一溜烟爬上树，躲在树叶茂密、绿荫如盖的树杈上。看到下面的小伙伴焦急地到处寻找，躲在树上的陈毅往往因情不自禁的笑声而暴露目标。

老屋外的老弯柏树则是陈毅的天然秋千，没事时，他常常在上面荡秋千。陈毅胆大心细，他时而坐着荡，时而站着荡。他喜欢那种离地后飘飘洒洒的感觉，因而上了秋千后，他爱把秋千荡得又高又远，有时站着的人都与地面平行了，让旁边的

人瞠目结舌，为他捏着一把汗。但陈毅却满不在乎，仍然身轻如燕地飘来荡去。

陈毅么祖父陈荣斌曾是武举人，只有一个儿子，家境较为宽裕，还养有一匹马。陈毅小时经常看么祖父舞枪弄棒，便也要上去乱舞一气，有时还让兄长们扶着骑上马，威风凛凛地在药师湾溜达一番。

“少时贫困煎迫，耕作负青蓑。”（陈毅《水调歌头·自叙》）家境中落后，日子愈加艰难。遇到农忙，小陈毅也要帮助大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拾麦穗、拣红苕、打猪草等，但他最喜欢放牛，觉得放牛既轻松又好玩。他们常常是几个小伙伴一起把牛牵到山坡后，任牛啃吃地上的青草。小陈毅要么躺在草地上闭目养神，要么坐着看牛吃草。更多的时候是与小伙伴们玩“打牛儿”的游戏。这种游戏简便易行，又十分有趣。游戏规则类似足球比赛中的罚点球，双方在门前各摆一个浅罐，派人防守，用一个银洋大小的树疙瘩放在中线，比赛时，小伙伴各执树棍轮流击打，谁将树疙瘩打入对方浅罐，谁就获胜。小陈毅骁勇且善于动脑，因而在这类比赛中往往取胜。

有一次，陈毅与小伙伴玩游戏时差点惹祸。那时乡间迷信盛行，求仙拜佛，烧香祭神，到处都是香火缭绕，乌烟瘴气。一天，陈毅把插在香炉未燃的“香棍棍”收集起来，分粗细、大小排列，竖在十米之外，手里拿着被河水冲洗得扁薄光滑的卵石片，从两腿中间向目标处用力投去，“噹”，香棍棍被击得四处飞溅。迷信的人得知是陈毅干的，怒不可遏，认为陈毅褻渎了神灵，是大不敬，因而纷纷前往陈家告状，陈家只得好言相劝，忙不迭地赔不是。

成 都

陈毅来到成都，眼界大开。

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公孙述、刘备、李雄、王建、孟知祥等的建都之地，素有“锦官城”、“芙蓉城”之美誉；成都又是西蜀以来的历史文化名城，是著名的文化摇篮，许多文化名人都诞生于此或受其惠浴，如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哲学家严君平；晋代《华阳国志》作者常璩；隋代著名制造发明家何稠；唐代音乐家段安节；五代词人欧阳炯、孙光宪和著名绘画艺术大师黄筌；宋代大学者范镇、范祖禹，著名医学家唐慎微，理学家魏了翁；明代雄才杨慎等。成都更是骚人墨客云集之处，唐、宋诗词名人几乎都来过成都，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辞章。杜甫在《成都府》中这样称颂成都：“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宋朝诗人陆游也曾热情洋溢地描述：“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酷爱文学的陈毅，对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

成都的名胜古迹之多，也是乐至那样的僻县无法望其万一的。从小便在诗书中浸淫熏陶的陈毅，对成都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陈毅通过阅读诗文早已将成都的胜迹美景烂熟于胸。“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一进东门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石，三桥九洞石狮子，青羊宫里会神仙。”还有文翁兴学的“石室”，君平算命的卜肆，扬雄的“子云亭”和他抄太玄经的洗墨池。除了这些名胜古迹，陈毅还知道，成都有高等学堂和新式工厂，那可是一般小县城没有的现代产物。说它“陌生”，是因为陈毅对成都的了解，尚局限于

书本和人们的口中，他还从未到过成都。成都究竟是什么样，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所有这些，对陈毅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

陈毅期盼着解开这个未知数。

陈毅随父到成都后，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吸引力。

陈家居住的上河心，地处成都东郊，紧邻望江楼。望江楼古称崇丽阁，得名于左思“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崇丽阁实乃古成都翘楚，这座飞阁高三十米，上两层八角形，下两层四方形，结构富于变化，翘角飞檐，黄脊金顶，绿瓦朱栏，可以让人充分领略它那崇丽的风姿。望江楼之久负盛名，还由于传说这里是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吟诗楼。吟诗楼建于清光绪年间，三叠相连，四面敞轩，玲珑精巧。楼旁竹柳山石，波光云影，别具情趣。

陈毅喜欢薛涛的《锦江集》，因此时常与大哥孟熙一道前去凭吊游玩，在翠竹万竿、幽篁如海的园内，观赏题诗，与友人畅谈国事，交谈各自的理想。望江楼有半边对联，很有意思，“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喜爱文学的陈毅经常冥思苦想，尝试着补对下联。

转 学

到成都后不久，陈毅便和几个哥哥弟弟一起到东门外九眼桥附近的江西会馆两等小学——锦官驿小学上学。

学校时有不少富家子弟，他们仗势欺人，趾高气扬，甚得老师宠爱。而像陈毅这样家里无钱无势的学生，被人叫做“乡巴佬”“穷学生”，常遭人白眼。陈毅对此十分气愤，决心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让小瞧他的人闭嘴。

锦官驿小学既注重旧学根底，也讲究新派教育。课程除国文外，尚有算术、体操等。祖父恐体操等课会荒废了孙子们的学业，令陈毅父亲为陈毅等人找一私塾先生，放学后从其学《诗经》及唐诗宋词。

陈毅对此并不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

锦官驿小学距家五六里远，陈毅中午不回家，家里每天给二十个小钱吃午饭。陈毅提出，每天午饭只吃一个锅盔，省下钱来买书，哥哥们都赞成。于是他们饿着肚子买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古文观止》等文史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古文学老前辈中，陈毅最敬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老泉），最喜欢读他的文章。苏老泉的许多散文他都能倒背如流。他还给自己取名“允明”，因为苏洵字“明允”，陈毅将两字互换了位置，以此表示对苏老泉的崇拜。

后来，家长知道了陈毅等人忍饥买书之事，怕这样会影响孩子们身体的发育，于是停止给午饭钱，而是改成每天让他们带午饭到学校吃。但他们照样有办法，把大半的饭与学校里打杂的工友换钱买书。家长尽管训斥，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每天既给带饭，又发几个零用钱。

从乡下到成都后，陈毅眼界大开。成都洋学堂中的朗朗读书声和上学途中经过的兵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给少年陈毅带来了无比的清新和快乐。

陈毅上下学要经过一所工厂——陆军部兵工厂。在乐至老家时，陈毅就听见多识广的大伯说过，武汉有大轮船、铁路，还有电灯、电话、洋枪、兵舰等。大伯告诉他，那些东西前面都沾了个“洋”字，都是外国来的。

现在，洋工厂就在面前，陈毅不禁要多看几眼、多听几声，也贪婪地想知道有关工厂的情况。据说兵工厂里隆隆震响的机器设备全是从德国进口的，光这个工厂的产品，就可以供

应全部川军的步枪和枪弹。陈毅听后，惊得瞠目结舌，他没想到这些钢铁坨坨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不久，陈毅第一次看到了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得知他们是从德国重金聘请来的，担任工厂的工程师。听说如果没有他们，机器就转动得不那么利索，出了毛病也无人能修理，造出来的枪打不准，炮打不响。陈毅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有本事，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行？为什么我们中国就生产不出这些机器呢？陈毅思索着这些问题，尽管还得出不了明确的答案，但陈毅已朦朦胧胧明白了一些。正如五十年后他所说：“这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崇拜外国、向往出国留学。”

“保 路”

此时的成都，正处于伟大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保路运动即爆发于成都。

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长期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虽然四川物产丰饶，资源富集，但由于僻处祖国西南，四周崇山峻岭环绕，交通极其不便，列强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因此，掠夺四川的铁路修筑权，就成为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侵略计划。1903年，清政府向英国借款，出卖了川汉铁路的修筑权。“铁路改归国家办，一切租股全免完。”四川人民奋起反抗，于1905年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

1911年5月，清廷突然宣布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但转眼又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六千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并决定由邮传部盛宣怀和西方列强签订条约。这个丧权辱国的决定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一

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此展开。

保路运动爆发后，引起各方极大震动。刚到成都第二年的少年陈毅，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陈毅所在学校附近的三官堂、九眼桥一带，是各种各样保路宣传的热闹场所。陈毅与同学常去观看保路同志会的宣传活动，从中也大致知道了这场大风潮的来龙去脉。

7月，随着保路运动的逐步升级，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粮抗捐，许多学校也罢课了。陈毅和同学们也离开平静的课堂，涌上街头，卷入“保路”的洪流之中。陈毅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群众运动，感到既兴奋又有一丝紧张。走上街头，陈毅有一种赴汤蹈火的感觉，一股自豪威严感油然而生。但同时，他又有些惴惴不安，甚至还有些害怕，毕竟他才十岁，还是个孩子。

空气中已飘来阵阵血腥味。四川总督赵尔丰早就遍街贴出了“格杀勿论”的上谕。陈毅听说过赵尔丰的凶残，知道赵因杀人如麻而有“屠夫”的绰号。但陈毅仍几乎每天跟在那些青布缠头、白布围腰的袍哥弟兄们后面，在成都东门外一带转来转去，看他们操练，陪他们游行。去的次数多了，陈毅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9月5日（农历七月十三）是陈毅十岁生日，家中按惯例要设酒宴请客。一大早，大伯便特地叮嘱陈毅不要外出乱跑，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陪客人、学礼数。陈毅只得乖乖待着不出门，跟着大人应酬。但此时的陈毅是坐不住、静不下来的，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外面，牵挂着那些保路人的安危。因此，好容易熬过了上午后，下午趁家人不注意，陈毅偷偷溜出了家门，飞奔到街头，跟在保路同志会的队伍后面，从皇城、青羊宫，一直跟到督署前，早把生日之事抛到九霄云外。晚上回到家时，才想起“祝寿”，不禁诚惶诚恐。家人对陈毅的行为很是

生气，严厉训斥教育一番才算了事。

9月6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会场门口，有人将同盟会员朱国琛等写的《省人自保商榷书》散发给入场的股东。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罪恶，提出了川人“共同自保”的主张。清政府以鼓动独立为借口，命令赵尔丰用武力镇压。次日，赵尔丰以看邮传部重要电报为名，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人骗到督署加以逮捕，并发出告示：“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蒲、罗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成都全城为之震动。于是人心大愤，各街坊传告各铺家住户，无论男女老幼，各出一人，均头顶先皇神位纸条，奔向南院“请罪”。

这一天正是阴历“鬼节”。迷信的人说阳间有节，阴间也有节，死人就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过节。辛亥“鬼节”这一天，平素空旷肃静的四川都督衙门口，跪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在秋风秋雨中，他们向光绪皇帝的牌位烧香磕头，请求赵尔丰把被关押的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放出来。

陈毅的母亲以敬神祭祖为由，本不准陈毅弟兄几人出门，但陈毅与哥哥孟熙仍千方百计赶到督署看“热闹”。就在他们刚刚从大人們的胳肢窝下钻到“跪阵”旁边，刚刚看清楚一些白发苍苍的脑袋的时候，衙门口突然射出了一排枪弹，紧接着，四周墙头上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瞬间，“排枪若爆竹”，火烟冲霄。请愿的百姓大乱，奔跑哭叫，四散逃生。仪门外尸体横陈，血流遍地，有的胸腹被打穿，有的头部破裂，惨不忍睹。当场死者二十七人，伤者甚众。死者中，年纪最小的仅十三岁。

紧接着，赵尔丰又下令马队驱逐路民，群众被践踏创伤的更不计其数。其时，城外农民和附近居民闻讯，又纷纷裹白巾冒雨奔城下乞求放人，也遭到清军射击，死者又数十人。当时